

中國禮樂審美文化史綱

張義賓 著



齊魯書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基金资助

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礼乐文化与中国审美文化研究（编号：11JJD750025）成果之一

中国礼乐审美文化史纲

张义宾 著



齐鲁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礼乐审美文化史纲 / 张义宾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16. 12

ISBN 978-7-5333-3732-2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礼乐—文化史—研究—中国 ②审美文化—美学史—研究—中国 IV. ①K892.9 ②B83-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27075 号

中国礼乐审美文化史纲

ZHONGGUO LIYUE SHENMEI WENHUA SHIGANG

张义宾 著

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ilupress@126.com

营销中心 (0531)82098521 82098519

印 刷 日照日报印务中心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625

插 页 3

字 数 230 千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2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3732-2

定 价 32.00 元

目 录

绪 言 / 1

第一章 萌芽期(先周时期) / 30

第一节 礼乐审美文化的起源 / 30

第二节 夏商时期:事鬼敬神 / 35

第二章 产生期(周代至战国) / 40

第一节 周之创制——德仪之美 / 40

第二节 先秦儒家的贡献——人性之美 / 55

第三章 发展期(汉代至唐代) / 142

第一节 汉代礼乐审美文化 / 144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礼乐审美文化 / 157

第三节 隋唐礼乐审美文化 / 165

第四章 分裂期:宋元明清 / 178

第一节 理学视野中的礼乐审美文化 / 179

第二节 心学视野中的礼乐审美文化 / 190

结 语 / 204

附录一：众生平等的生态美学意义 / 207

附录二：生态美学视野中的地理风水与人文风水

——兼论风水迷信的破除 / 253

附录三：梅花桩文化与中国修心养性学说 / 266

附录四：《天下无贼》的本体美学批评 / 285

参考书目 / 298

后 记 / 303

绪 言

1. 研究背景与意义

学术当随时代,学术研究应立足于社会现实,反映时代的要求。本课题所处的现实及时代要求是什么?这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一百多年来中华儿女孜孜以求的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我们正处在民族伟大复兴的前夜,曾有多少优秀中华儿女为此献出了宝贵生命,当今所有炎黄子孙也都在为这一宏伟历史进程而激动、奋斗。国家的强盛往往首先通过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表现出来,但仅仅这些还不够,最终必然表现为文化的强盛。文化强盛往往是一个文明强盛的最高标志,文化表征着人们的精神面貌,表征着时代的创造力与活力,表征着文明的最高成果。譬如,我们所研究的礼乐文化正是周代文明的创造,我们想象不出,如果缺失了礼乐文化,周代文明会是怎样的面貌。同样,当今中华民族的复兴,也必然通过文化的强盛表现出来,这是时代的呼唤,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中华民族的复兴,呼唤着文化的复兴。现代中国文化,必是在继承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世界各国文化精华并加以创造而成。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存在着诸多问题,中国文化的文脉没有很好地传承。失去了这个根基,现代中国文化建设就会失去民族基因,对国外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分判就没有了参照系,文化建设的方向就会出现問題。

中国文化遗产的问题由来已久,其中的因素非常复杂。首先,近代以来,西方列强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一次又一次侵略中国,以致最后打垮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许多中国人产生了深深的文化自卑感,对自己的文化完全失去了信心,而对西方文化羡慕不已,这正是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产生的内在动因。在一次又一次救国图强的尝试失败后,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发现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在于传统文化。于是,全盘否定中国文化、全盘引进西方文化的激进思潮席卷了文化界,甚至有人主张废除汉字,将汉字拉丁化、拼音化,“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①。“音标文字在那不很辽远的将来能够替代了那方块的汉字做中国四万万人的教育工具和文学工具了,那才可以说是中国文学革命的最大的收获了。”^②连鲁迅在当时也说过:“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

① 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6页。

② 《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53页。

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①连汉字都要废除,可见对中国文化已经彻底绝望,信心全无。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连汉字都无存在的必要,于是,“孩子”与“洗澡水”必然一起泼掉,“不看中国书”“打倒孔家店”已是势在必行。

近代以来,文化界虽然也有文化保守派、文化改良派等对中国文化的守护,但激进的观念毕竟占了上风。西方文化大举进入中国,中国文化全面退却,成为新文化运动以后势不可挡的文化潮流。其中影响最大的文化现象,莫过于西方教育体系的全面引进、中国传统教育体系的全面废除,一百年后的今天,这种势头仍然强劲。教育体系是文化传承体系最重要的载体,欲建设中国现代文化,必须传承中国文化;欲传承中国文化,必须使其在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教育体系中得到充分体现。西方的教育固然应当引进,但是中国文化的教育也必须传承,当代中国教育在这方面的认识远远不够,教育改革任重道远。

其次,1949年新中国建立,中国人获得了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进入了国家建设时期,但是革命的历史惯性仍然没有停息。近代以来的革命者,不论何党何派,均以反帝反封建为重要任务,而传统文化往往成为反封建斗争的目标。新中国建立后,这种革命仍然继续,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继续革命成为基本国策,终于酿成十年“文革”。

一个文明的不幸,莫过于文化的传承被打断,特别是当这种不幸并不是因外族的征服而发生,而是由我们自己亲手造成的,这就成了不幸中的不幸,实为大不幸。“文革”虽然已经过去,但是其对传统文化态度的“文革思维”并没有得到彻底清理,影响非常深远,当今仍然十分活跃。譬如,2011年在天安

① 《鲁迅全集·关于新文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0页。

门广场东侧竖立起一座孔子青铜塑像,引起了巨大争议,最后不得不尴尬撤走。经过“文革思维”的塑造,孔子已被妖魔化、标签化,成了落后的封建文化的“符号”。“文革思维”的消除,同样任重而道远;恢复被“文革”破坏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更是任重道远的巨大工程。

最后,是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有意与无意的、有组织与无组织的引诱与征服。“文化殖民主义”是西方殖民主义对异质文明征服的一贯策略,这不只是现代才实行的手段。近代以来,西方对中国的征服分为两条战线:一是军事、政治、经济领域的战线,二是针对中国文化的战线,前者是硬的、明显的,后者则是软的、隐形的。新中国以后,前者已经失效,而后者在改革开放以后,依然悄悄进行,它通过“温水煮青蛙”的渐进方式,通过偷梁换柱的“文化转基因”方式进行,把它的“文化基因”植入中国文化体内,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实现其征服目的。在许多问题上,表面看上去中国文化还在,但内里早已西化,这是非常厉害的招数。由于其征服策略的隐蔽性,它更难以被发现。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西文化交流日益深入,中国在主动学习西方的同时,西方也以各种手段对中国文化进行征服与改造。

西方文明对异质文明的征服性非常强,这一特性由其源远流长的宗教传统锻造而成。所有的一神性宗教,往往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特点,它在与异质文明的交流中,都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就是在同一宗教的内部,不同教派之间也往往存在着难以协调的排他性、冲突性,西方历史上多次发生十分惨烈的宗教战争,直到今天,类似的冲突还在不断上演,影响着整个世界的安全。在所谓现代文明的今天,这样的事情在地球上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一千年的中世纪宗教文化,锻造出了西方文化的这种对抗性、征服性的特性,并一直伴随西方文明的发展过

程。从葡萄牙人 1415 年占领摩洛哥休达港到现在,整整 600 年过去了,虽然印第安人、澳洲土著几乎被杀光,虽然数千万黑人被贩卖为奴或被折磨而死,虽然西方列强不断“城头变幻大王旗”,但西方对异质文明的排他的、征服的本性依然没有改变。

在地球村来临的当代,随着高科技的发展,随着西方跨国金融垄断集团与传媒垄断集团的形成,随着西方的金权与文化权落入少数世袭家族之手,西方文化的征服本性变得更加隐蔽、更加危险。他们使用各种手段,把自己装扮成最文明的样子,认为自己的文化最先进,在全世界到处搞文化与政治输出,其实背后另有目的。

熊十力先生早就指出:“今世号为文明强国之人,其重公德,守秩序,似有近于恕。然其胸量所摄,至广不过一国家,一民族。其行恕之范围即止于此,过此,则弗能推也。其于异国异族,则横行兼并侵吞,将使之万劫不复而后快。”^①有学者认为,冷战结束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制定了一个征服全球的时间表^②,直到今天,这个计划一直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大军之后,必有凶年”(《道德经》三十章),十几年来,凡是西方征服过的国家,皆成人间地狱,混乱不堪,生灵涂炭。国内一些媒体不识西方文化的征服本质,认为这是西方的失败,岂不知,这正是西方胜算之处,难道西方搞征服的目的是使其他国家富强起来吗?

① 萧蓬父主编:《熊十力全集》(第 3 卷),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83 页。

② 这个时间表的次序是:(一)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伊朗;(二)朝鲜、中国;(三)俄罗斯。详见何新《美国解决世界问题的时间表》,《香港商报》2002 年 3 月 20 日。

长期旅欧的学者边芹在其《被颠覆的文明——我们会落到这一步》《谁在导演世界》等著作中深刻地剖析了西方文化根深蒂固的排他性、征服性特点，“在西方住久了，就发现有一个词‘solidarité’在其社会生活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英文也有与法文相同的、只一个字母之差的对应词‘solidarity’，这个词一般译成‘团结’，但这么译只是其中一层意思，很容易误导中国人。……在西方，‘solidarité’却是社会行为的基本模式，渗透文明基因，小至公共场合的待人接物，大至政治体制、外交政策，以及西方集团与剩下的世界之关系，皆以此为基本行为模式。……我们介绍时必须提醒国人，‘solidarité 文化’的源头是‘排他’，而非我们想当然以为的‘容他’。它是在普遍而深厚的‘界之意识’的基础上产生的，换句话说这个文化是有两面的，它产生于对外的排他，落实于对内的抱团。是对外的恶滋生了一种‘属性意识’，再由之生出‘自我意识’，是这种‘自我意识’让每个人意识到与群体内的人的连带关系，规矩便是在此一共识基础上做出来，并被普遍遵守。所以‘solidarité 文化’生出了一个双头怪物，对外它是奉行双重标准的打手联盟，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以简化为‘恶恶相联’的‘流氓帮会’，你只需对我看不顺眼的也踢上两脚，就进‘团伙’了”^①。

西方“solidarité 文化”是宗教在中世纪用烈火与牢狱规训而成，一千年中只读一本经书，凡是与此相异的思想统统消灭，顺我者昌，逆我者亡。“9·11 事件”后，布什挟“反恐大旗”以令全球：凡是支持美国反恐的便是朋友；而那些不跟美国站在

^① 边芹：《被颠覆的文明：我们会落到这一步》，东方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62 页。

一起或对美持异议的,都被视为敌人。这种所谓的“布什主义”正是西方文化根深蒂固的排他性、征服性特征的体现。而当非西方系统的国家逐步富强之后,就被视为威胁,西方媒体声称:“中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25年后将造成国际政治最重大和危险的转变。”^①这种甚嚣尘上的所谓“中国威胁论”实际上是西方文化排他性思维臆想的产物。

中国自古以来就不是以宗教立国的国家,国人缺乏对宗教的深切体会,对西方宗教的研究与认识很不深入,这就造成了对西方宗教所造成的西方文化排他性、征服性特征的认识不足。中国是以意识形态立国的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有较高的自觉性,但是不熟悉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反征服的策略及手段的运用。文化之间的较量,运用的是文化手段,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武器(虽然意识形态也是文化,但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如果只拿着自己的意识形态武器与对手无孔不入的文化手段较量,这种“一招鲜”的办法必定落入防不胜防的被动局面,搞不好会出大问题,因为手段不对称,这是中国目前陷入被动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由于“内砍外伐”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自我意识已经非常弱,局面是十分严重的。清人龚自珍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②梅光迪也曾说:“国家竞争,兼含有文化竞争,灭其国家者,必灭其文化。此乃近代式最残暴之天经地义,

① 法里德·扎卡利亚:《中国不断增强的影响力》,《华盛顿邮报》2014年11月13日。转引自《美媒:中国想转入“后美国”时代》,《环球时报》2014年11月15日第6版。

② 《龚自珍全集》(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页。

来自欧西，吾东方人未之前闻者也。”^①老一代学者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作为参照系，因而有着相当高的文化敏锐感与文化自觉性，这正是许多当代学者所缺乏的，更何况一般人。

经过一百多年的西风东渐，中国人的思想语境已经大大西化，朱自清先生当年曾经指出：“现在学术界的趋势，往往以西方观念（如文学批评）为范围去选择中国的问题。”^②众所周知，这在当代已成汪洋之势，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语境越来越陌生，一般的大学毕业生读不懂中国典籍已经是普遍现象，甚至一些专家对中国文化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也解释不清楚，如有的学者感慨地说：“像‘气’、‘风骨’这样并不生僻的概念，其含义究竟是什么，至今学术界都还莫衷一是。连我们的专家都对传统概念和范畴的梳理感到困难，其情势是非常严重的。”^③

前些年学术界曾比较深入地讨论过中国文化的“失语症”问题，此问题的确存在，其根本原因是中国文化的传承被打断，西方文化语境取代中国文化语境所致，“从根本上说，西方传统文化不懂中国传统文化。近代以来，我们一直热烈地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由科技而接受了它的文化观念与思维模式，学会了以主客二元的眼光看待世界。当我们对这种文化语境日益熟悉时，我们的思想在无意识中被它垄断，只能按照它的思想去思想，于是，我们也像它一样，再也读不懂中国传统文化，患上了‘失语症’。从根本上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语症’本

① 罗岗、陈春艳编：《梅光迪文录》，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5 页。

② 《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40 页。

③ 曹顺庆、李思屈：《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文艺研究》1996 年第 2 期。

是西方文化所具有的,它因对中国文明的精华不懂而‘失语’,我们的‘失语症’是它传染的”^①。这种现象所引发的后果十分严重,它会造成传统文化的断裂与中国现代文化发展方向的偏差。毋庸讳言,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事情的确起了变化”,许多中国人对西方文化有着深深的向往、崇拜甚至信仰,而对自己的文化却越来越疏离。

譬如,在现代国家的建设道路问题上,包括专家、学者在内的许多人在潜意识深层,都认为人类走向现代文明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西方已经走过的道路,中国只有沿着这条道路,才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即使现在不走这条路,将来也会走的。这其实是因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神实质不了解而对西方发展模式的盲目崇拜所致,在如此自卑的心态下,我们就不会有走自己发展道路的自信。人类文化发展史说明,不同民族各有不同的发展道路,各种文化发展模式都是平等的,“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特点之一。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1 年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5 年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那种认为只有通过西方模式才能建成现代文明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再如,当前国人普遍认为去西方国家留学、移民、拿绿卡是一种时尚,出去的人往往会有一种崇高感,好像占据了人生价值的制高点,高人一等,有了骄傲与炫耀的资本,而出不了国的人则往往心生羡慕,暗暗自卑并嫉妒。当“弃国背家”成为时尚,成为众人竞奔的价值高地时,国家的希望何在?我们都知道,“以天下为己任”向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普世价值,但由于

^① 张义宾:《中国古代气论文艺观》,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11 页。

中国文化的传承出了问题,作为中国文化脊梁的“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渐渐被淡忘了。

这种局势是很严峻的。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在认真学习西方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因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过分舍弃而出现了极大偏差,现在必须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价值。在继承中国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建设与民族复兴伟业相称的现代中国文化,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文化使命。文化自信、道路自信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独有内涵的真切认知以及对当代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的明察与判断。

如果说西方文明的根基是宗教文化,那么中国文明的根基就是礼乐文化(或者道文化);西方文明伴随着教堂的钟声而成长,他们的根在天上,如康德伦理学的基础就是上帝的存在,中世纪僧侣们通过研究物质世界而认识上帝意志的努力推动了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而中国文化则在礼乐教化中早熟,金声玉振是中国文化的底色。“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论语》)早在周代,中国文化就淡出宗教,建立了灿烂的礼乐文明,以独特的生命智慧开出了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一体不二的、天人合一的生命境界,中华文明的根不在天上,就在当下的现实人生中,在日常人伦中即可通达那个作为人类文明“巨大之物”的“终极”,而不像西方人那样死后进入天堂才能获得。中国人也因此发现了一个审美的世界,这个世界本然地存在于每个人的生命深处,是生命的本质与底色,生命原本就是完美、圆满的,礼乐文化正是通向此完美人生的桥梁。

或许有人认为礼乐文化已经过时了,的确,从其制度、器物等层面来看,它离现代社会生活已经非常遥远,但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创造,礼乐文化的精神并没有过时,而且永远不会过时。这种精神是中国文化之特质,它对建设中国特色的

现代文化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丢失了它,则中国文化就失去了灵魂,就会名存而实亡。正是由于这种文化精神,中国文化才无须上帝与宗教,中国人才独立不倚地、自足地、审美地生存在大地上,与天、地并称为三才:“天大,地大,人亦大。”(《道德经》)“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周易·系辞下》)它开创的非宗教性而又自足的人文精神,是中国人对人类文明的独特贡献,它不仅不会过时,在当代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还显现出全球性的普世价值,这是由当代人类所处的特殊发展阶段所决定的。

从全球范围看,尽管宗教的力量仍然强大,但人类文明的世俗化已不可避免,这是人类精神发展史上亘古未有的巨大转变,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空前的文化转型期。人类挣脱了“神”的怀抱,走向无所皈依的茫茫世界,在无“神”时代,心灵何以安立?道德以何为根?无论外在的科技与物质生活如何发达,都不能解决内在的“心灵以何而安”的问题,外在的物质生活永远不能代替内在的心灵生活,此问题不解决,人类就难以走出迷茫之途,就会迷失。西方文明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进入了这一进程,尼采的“上帝死了”只是告诉西方人这一历史转折已经成为事实,由西方文明所引发的一战与二战正是由于心灵迷失所造成,“心灵何安”不解决,此类惨剧还会发生。

可是,解决问题的出路在哪里呢?“神”已经不存在了,人类如何活下去,这是西方人所不曾经历过的“被抛”的文化命运。但这在中国文化本不是问题,自周代始,中国文化就没有了“神”的地位,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以礼乐文化为基础,创造了绚丽的人文文明,其文化理论及实践体系为人类走出当今的困境提供了一个成熟范本。中国文化独立不倚的人文特性正能治疗西方文化“失神”之病症,可以预见,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

时期,中国文化对人类必有巨大的引领作用,作为中华子孙,何幸如之!

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也认识到了西方文化的困境与中国文化的价值,如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教授安乐哲(Roger T. Ames)主张:“儒学^①可以成为解决西方个人主义局限的、知性的、精神性的替代方案”,“认为‘个人是决定一切的独立的存在’的个人主义,根本前提近乎幻想。气候变暖、环境灾难、缺粮和人口增加、恐怖主义,现代社会的所有问题,只有以合作为基础才能解决。我们是彼此依存的存在。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儒学提出共存与一损俱损的话题,可以成为西方个人主义的出色替代方案。”^①英国学者汤因比也对中国文化抱有极大期望,正是智者之见。

那些迷信西方文化者应当睁开眼看世界,“外国月亮特别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华文明应当也能够对人类做出巨大贡献,所有中华儿女当坚定地参与这一历史进程。文化自信、道路自信不仅有深厚的文化基础,也有坚实的现实基础。现代中国文化的建设,应当具有国际性的视野,应当具有承担国际使命的责任,“为天下开太平”之“天下”在现代指的是全球、全人类。在以往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文化已经影响了东亚、南亚等地,形成了一个区域性的“儒家文化圈”。在全球化的时代,在未来的世界发展进程中,中国文化的影响将进一步国际化乃至全球化,极有可能形成泛化的、世界性的“儒家文化圈”或“中国文化圈”,我们应当对此进行前瞻性的筹划,并务

^① [韩]金成炫:《美学者:儒教可以成为西方个人主义的替代方案》,《朝鲜日报网》2015年5月30日,转引自《环球时报》2015年6月1日第6版。